

·文献学苑·

清朝的史注体式

刘治立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 北京 100875)

摘要: 清朝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总结时期, 学者们以深厚的学力和高度的责任感, 对以往的文化典籍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 采用各种形式注释历代史书, 在史书注释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将古代史书注释工作推向顶峰。

关键词: 清朝 学者 史书 史注体式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6)06-0118-05

Style of Historical Annotation During Qing Dynasty

Liu Zhil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It was a summarized period about ancient Chinese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The investigators probed root and branch into the former cultural works. They had shoved the ancient historical annotation (notes to historical books) to the summit through annotated former work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scholar; historical books; annotation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6)06-0118-05

清朝是中国古代学术的全面总结时期, 学者们以实事求是的学风, 以广泛的归纳和缜密的推理方法, 从林林总总典籍中搜索资料, 广泛征引, 究其异同, 核其始末。他们对历史文献的注意力极广, 用力也极深, 对正史、先秦史书及古代地理著作都做过详细的笺疏, 其成就超过前代任何时期。金毓黻说: “清代儒者食汉学昌明之赐, 取群经一一为之改撰新疏, 近代说经之语, 萃以入录, 蔚为巨观。更有余力覃及子史, 疏证、补注、集解之书连犴而出, 读其一书可备多书之用, 此又注释家进步之一征也。”^[1] 文章就清朝学者在史注方面的成就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注体史注

注解史书以注命名者, 多为首注。清朝是中国典籍全面整理时期, 可供作首注的已经不是很多, 所以署名“注”的著作较少, 主要有郝懿行《汉书注》、李瀛《南北史合注》(一九一卷)、唐景崧《唐书注》(十卷)、李文田《元秘史注》等。用

“注”署名的史书注释作品以为史书单篇作注者居多, 诸如: 刘光冀《史记·货殖列传注》、《史记·太史公自序注》、《前汉书·食货志注》、《前汉书·艺文志注》; 彭元瑞、刘凤谿《五代史记传注》(七十四卷); 近人马与龙《晋书·地理志注》; 近人罗振玉《魏书·宗室传注》、《魏书·钱佛刘虎传注》; 王先谦《唐书·魏郑公传注》(一卷); 缪荃孙《新唐书·艺文志注》(八卷); 近人沈维贤《唐书·西域传注》; 佚名《宋史·李重进列传注》(一卷)。

李瀛《南北史合注》在这类史书中较有特色, 《四库撤毁书提要·南北史合注提要》中说: “清以南北诸史并存, 冗杂特甚, 李延寿虽并为一书, 而诸说兼行, 仍多矛盾, 尝与张溥议, 欲仿裴松之注例, 合《宋》《齐》《梁》《陈》四史为《南史》, 《魏》《齐》《周》《隋》为《北史》, 未就而张溥没。后清简阅佛藏……因思卒前业, 乃博采诸书以成此注, 参订异同, 考订极为精审。又于原书之失当者, 略为改正其文。《南北史合注》会通诸书, 补充材料, 对史书注释的发展有一定

的贡献“，八代之书抵牾冗杂，清能会通参考，以归一是，故特录而存之，其瑕瑜并见，则终不相掩也。《南北史合注》曾被收入《四库全书》，后来因作者所撰述《诸史同异录》触犯了清朝的忌讳而被撤出。唐景崇的《唐书注》以《新唐书》为名，行于世的仅为所注《新唐书》本纪部分。所注多采摭、杂取唐人记载，类似集解，其与《旧唐书》有异同者，往往取而考辨之。史载：“景崇博览群书，通天文算术，尤喜治史。自为编修时，取新唐书为作注，大例有三：曰纠缪，曰补阙，曰疏解，甄采书逾数百种。家故贫，得秘籍精本，辄典质购之。殚精毕世，唯《地理志》内羁縻州及《艺文志》，余均脱稿。”^[2]此外，近人王先谦有《新旧唐书合注》（二二五卷），该书“可省翻检之劳，故为有用之作”，因而被誉为“最精深”的注释书。^[3]

考辨体史注

考辨，又称“辨疑”、“质疑”、“疑问”、“存疑”、“析疑”、“志疑”等，以考论辨证前人说解中所存在的疑难失误为主要任务。这种史书注释体式起源较早，由汉至唐，逐渐成熟，宋朝以后成了常用的注释体。清朝时期考辨体史注的主要著作见表一。

以上诸种史注角度不同，涉及面不一，但都在试图以一种审慎的态度辨清各种史书的得失，因此最能体现清朝考据学者无征不信的治学精神。俞汝言《春秋四传纠正》大抵皆立义正大，持论简明，一卷之书，篇帙无几，而言皆洵《春秋》者之药石。^[4]邵泰衢《史记疑问》旁因异同而一一断之以理，“大抵皆参互审勘，得其间隙，故所论多精确不移，不但如吴缙之纠新唐，只求诸字句间也。”^[5]四库馆臣在分析这类史注时，往往拿吴缙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做参照。如陈景云的《三国志辨误》以前后交互考证，参以《后汉书》、《晋书》，参校异同，各有根据。“其抉摘精审之处，要不减三刘之于《汉书》，吴缙之于五代史也。”^[6]钱大昕（1744—1813）字晦之，著名考据学家钱大昕之弟，其学，浩博无涯涘，而思绪细密，精识洞达，受到钱大昕的称赞。著《前后汉书辨疑》四十四卷，于地理、官制颇有发明，不立议论以测古今，不妄褒贬以骋词辨。《三国志辨疑》三卷，仍仿照《汉书辨疑》例，只是详略与《汉书》不尽相同。

通释体史注

通释，又称“通”、“通注”、“通训”、“通故”、“会通”等，其特点是上下左右，贯通作解。如李贻德《左传通释》、贾田祖《春秋左氏传通解》、浦起龙《史通通释》、近人张郁文《元史地理

表 一

书名	卷数	注释者	备注
春秋四传纠正	一	俞汝言	
春秋蓄疑	十一	刘荫枢	
史记志疑	三十六	梁玉绳	
史记疑问	一	邵泰衢	
史记辨疑		洪基	
史记辨证	十	尚镛	
汉书辨注	四	方世举	
汉书辨疑	二十二	钱大昭	
后汉书辨疑	二十二	钱大昭	
汉书正讹		江其龙	
汉书刊误	一	石韞玉	
汉书正误		王峻	
两汉订误	四卷	陈景云	
三国志辨疑	三	钱大昭	
三国志辨微	二	尚镛	续三卷
三国志偶辨	一	邹树荣	
三国志辨误	三	陈景云	
三国志质疑	六	近人徐绍桢	
五代史志疑	四	杨陆荣	
通鉴注辨正	三	钱大昕	
汉书·地理志稽疑	六	全祖望	
汉书分野星度斟误	一	汤洽名	
汉书·律历志补注订误		近人周正权	
史记三书正讹		王元启	
史记世家订补	一	林春溥	
汉书律历志正讹		王元启	

通释》等。浦起龙（1670- 1762），字二田，号孩禅，自署东山外史，晚号三山伧父，时称山伧先生。幼时口诵，好读书。乾隆四年出任苏州府学教授，主紫阳书院。清代著名学者王昶、钱大昕、王鸣盛均受业其门下。他一面讲学，一面着手对《左传》《国语》《国策》《楚辞》《文选》《文苑英华》等十四种古籍的历代评注进行校勘，参照不同版本补脱去衍，修正错谬，汇集各家注释，自己又详加评注，历时 17 年，汇集成 79 卷的《古文眉诠》，对古籍校勘有相当高的成就。乾隆十年，着手校

勘、研究刘知几的《史通》，并写作《史通通释》，历时7年，5易其稿，8次修改而成。《史通通释》吸收了前代注释的成果，贯通全文，校字识义，其刊正主要有四个方面：刊字之失，刊句之违，刊节之淆，刊简之错。训释有六端：一曰释析节而释其义，二曰按标仍墨蓝，体同跋尾，三曰证释取证古书，用释今义，四曰证按就证加按，以刮不根之病及谩与之习，五曰夹释凡涉晦涩之义，用一两言达之，或遇疑似之辞，用直截语指之，六曰杂按施于刘知几自注。^[7]虽然一些清朝学者鄙视浦起龙所做《通释》，如李慈铭在《桃花圣解庵日记》中讥讽之“识趣即卑，文义拙涩，全是三家村学究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批评他“随意轻于改窜古书”，“皆失详慎”。至于句解章评，参差连写，如坊刻古文之式，于注书体例更乖。使其一评一注，厘为二书，则庶乎离之双美矣。“但也不可否认其注释的影响，事实上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是明清时期诸《史通》注释本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提要》在批评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小小疏漏，亦不能无。然大致引据详明，足称该洽。”

集解体史注

重要的历史典籍，注释很多，读者分别检索，多有不便，合众注释为一注，使读者对于各家注释之异同能够一目了然，对于阅读和研究都很方便，就是集解。集解是总汇各家注释进行解说，在东晋以降广为使用。由于注者将诸家注文加以汇聚，减少了人们翻寻之劳，提高了人们的阅读效率，因而很受欢迎。集解体按其目标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几种。一种是集众说以作解，遍搜所解原书的所有成就来训解原文，又可称为“集注”。

清人所作的集解体史注主要有萧道管《列女传集注》（八卷）、应据谦《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春秋集解绪余一卷，春秋提要补遗一卷）、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二十一卷）、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近人罗福颐《宋史·夏国传集解》、孙承泽《尚书集解》（二十卷）等。

孙承泽平生以尊崇朱子得名，《尚书集解》笃信古文，与朱子独异。所解自蔡沈《集传》外，多采吕祖谦《书说》、金履祥《表注》、许谦《丛说》，而力斥马融、郑康成。^[8]

在诸多集解体史注中，以卢弼《三国志集解》成就为最高。该书集合各家学者的成就，加之自己的校勘工作，既注陈寿原文，又注裴注，广采博收，并断以己意，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引征繁富，颇益后学，是一部带总结性的著

作，为目前《三国志》最详的注本，是研究《三国志》的必备之书。

笺体史注

《说文》：“笺，表识书也。”笺体古籍整理著作开始于郑玄的《毛诗笺》，郑玄说：“《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康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旁，故谓之笺，无容别曲说也”。笺体注释兼有疏、补注、考辨三体之优点。明朝以前，这种体式的使用还十分有限，到了清朝，随着汉学的复兴，经史笺体注释大量增加。尤其在史学方面，取得了许多前朝无法企及的成就。

在《史记》的注释中，出现了鹿兴世的《史记私笺》（一卷），叶瀚专门为《史记》单篇作笺，是为《孔子世家笺注》。近人高步瀛又作《史记项羽本纪笺证》（一卷）和《史记太史公自序笺证》（一卷）。在《汉书》的众多注释本中，有杨昭雘《汉书笺遗》（十二卷），邵晋涵《旧五代史笺注》、近人许本裕《汉书艺文志笺》。正史以外的其他史书也有笺体注本，如朱鹤龄《禹贡长笺》、徐文靖《禹贡会笺》（十二卷）、郑知同《国语笺》（十二卷）、丁富滋《逸周书管笺》（十六卷）、何秋涛《逸周书王会篇笺释》（三卷）、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十二卷）、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和孙星衍《尚书笺》等。郝懿行（1757~1825），字恂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清嘉庆年间进士。一生治学，著作甚丰，计有三十余种之多，均收在《郝氏遗书》里，流行于世。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纪昀曾说它“划尽千秋藤葛”，可见其功力之深。郝懿行说：“今之所述，并采二家之长，作为笺疏。笺以补注，疏以证经。计创通大义百余事，是正讹文三百余事，凡所指摘，虽颇有依据，仍用旧文。因而无改，概仿郑君康成注经不敢改字之例云。”^[10]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博取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和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二书的优长，采用笺注的形式为郭璞《山海经注》作注释，是清朝学者所作《山海经》注释中最为精详的一部，其笺疏《山海经》，援引各籍，正名辨物，事刊疏谬，辞取雅驯。阮元谓吴氏广注微引虽博，失之芜杂；毕沅校本，订正文字尚多疏略；惟懿行精而不凿，博而不滥。^[11]

徐文靖的《禹贡会笺》先引蔡《传》而续为之笺，博据诸书，断以己意。“辨胡渭之讹，皆具有考证。盖《禹贡》者，宋以来焚如乱丝，至胡渭《锥指》出，而摧陷廓除，始有条理可案。文靖生渭之后，因渭所已言而更推寻所未至，故较之渭书，益为精密，”^[12]《竹书纪年统笺》仿照司马贞注《史记》的方法，

佩 伏羲神农纪年》为前编,而自为之注。接着作杂述,叙述《竹书纪年》的源流;其笺则仿诸经注疏之例,发明于各条之下。……其引证诸书,皆著出典,较孙之騄为切实。而考正地里,订正世系,亦较之騄为详晰”,^[13]不仅笺注《竹书纪年》正文,而且对附注、引书也一并作注。朱鹤龄《禹贡长笺》依次随文诠释,多引古说,而以己意折衷之。^[14]

注疏体史注

注疏体就是一般所说的既释原文,又释注文的一种疏类体式,唐朝以降,多以“注疏”、“正义”标称。清朝史注中的注疏体注释本主要有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王夫之《尚书稗疏》、《春秋稗疏》、龚丽正《国语韦昭注疏》、董增龄《国语正义》(二十一卷)和曹尔成《禹贡正义》等。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注明今古文字的异同,遍采汉魏至唐宋诸家旧注,兼采清朝王鸣盛、江声、段玉裁等人的考证,而摈弃宋朝以后理学家的臆说,花费二十多年时间才完成,皮锡瑞说:“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于今古说搜罗略备,分析亦明,……大致完善,优于江(声)、王(鸣盛)。”^[15]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清朝《尚书》注释中最为完备的一种。王夫之《春秋稗疏》论春秋书法及义象典制占十分之一,而考证地理则占十分之九,足以“申杜注之义”、“纠杜注之失”、“补杜注之阙”。《尚书稗疏》诠释文字,多出新意,“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16]

疏证体史注

疏证体史注就其表述形式而言可以分以下不同的情况:或者全载所解原文,随文疏通证明;或者不列原文,自列标题疏解论证问题,或者不载所解原文,分别事类,条疏考证。清朝史注中,疏证体注释占很大的比例。学者们醉心于史学著述的考证,因此成就非常突出。清朝学者所做史书疏证涉及面很广,根据有关记载列见表二。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其书在朱熹、吴澄、梅赜等的基础上,引经据典,力证古文尚书之伪,使“古文之伪乃大明。”时人毛奇龄不赞同阎若璩的注解,做《古文尚书冤词》,坚持主张古文为真;“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17]值得一提的是沈钦韩。沈钦韩(1775—1832),字文起,号小宛,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嘉庆举人,官宁国县训导。沈钦韩学问渊博,精于史地之学,长于训诂考证,对诸史做过大量

表 二

书名	卷数	注释者	备注
春秋左氏传疏证	八十	刘文淇	
古文尚书疏证		阎若璩	
史记疏证	六十	沈钦韩	
汉书疏证	二十七	佚名	
汉书疏证	三十六	沈钦韩	
后汉书疏证	三十	沈钦韩	
水经注疏证	四十	沈钦韩	
北齐书疏证		杭世骏	
汉书水道疏证	四	洪颐煊	
汉书·艺文志疏证		瞿润缙(近人)	
七略疏证		薛祥缙(近人)	
魏书·官氏志疏证	一	陈毅	
新唐书·天文志疏证	一百	张宗泰	
宋史·西夏传疏证	一	罗福苾	未竟而卒

的注释工作,尤其在史书疏证方面更是独树一帜,有《史记疏证》(六十卷)、《汉书疏证》(三十六卷)、《后汉书疏证》(三十卷)和《水经注疏证》。刘文淇一生研究《左传》,搜集东汉经学家贾逵、服虔、郑会三家旧注,博采唐朝以前的各种相关书籍和清朝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疏通,著《春秋左氏传疏证》,其注释非常详尽,为清朝《左传》注释中较有影响的注本。

校注体史注

校注体以校注原文为主,间加注解,又称“校释”、“校义”、“校诂”、“校诂”。该体式起于清代,在当时颇为流行。清代校注体史注主要有张森楷《史记新斟注》、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二卷)、钱坫《新斟注汉书地理志》(十六卷)、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后汉书郡国志校补》、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抄校注》(二六零卷)、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王照圆《列仙传校注》、近人罗振玉《魏书·宗室传校补》、近人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斟义》、近人吴仕鉴《晋书斟注》(一百三十卷)等。吴仕鉴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方法,取诸杂记、类书,以详诸家之异同,采摭略备,颇便省览。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是清朝关于《逸周书》注解较为完备的一部。

音义体史注

音义体起于汉魏之际,以注《汉书》开始,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以《汉书》音义居多。音义体有释音为主,因此也单称为“音”;但也兼及释义,有些以发义为主;一般情况下则音义兼释。

清朝以标释字音为主的史注注本有:黄绍昌《三国志音释》《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卷)等。《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以索伦语正辽史,以满洲语正金史,以蒙古语正元史;“一一注其名义,详其字音。字音为汉文所无者,两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悟语声之转,亦觉厘然有当于新,而恍然于旧史之误也。”四库馆臣不无夸尚地说:“至此书出,而前史之得失异同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据此以刊其讹,即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于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训皆得其真。”^[18]

以阐释所解书籍的要义的义体也很盛行,出现了许多义体注本,如王夫之《尚书引义》、土库勒纳、叶方蔼等奉敕编《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张希良《春秋大义》、姜兆骞《春秋参义》(十二卷)、俞汝霖《春秋平义》、苏本湛《左传杜注补义》、陆奎勋《春秋义存录》(十二卷)、应麟《春秋剩义》(二卷)、刘梦麟《春秋义解》(十二卷)、姜炳璋《读左补义》(五十卷)、吴承志《山海经释义》(十八卷)、潘振《周书解义》(十卷)等。《日讲书经解义》旨在敷陈政典,阐发心源,而对名物训诂不琐求详。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不以训诂为长,辞旨简约而多有精义。^[19]姜炳璋《读左补义》所注用杜解者十之六七,兼采他说并参以己意,亦颇简洁。^[20]

清朝时期兼注音义的史注更多,可查的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沈钦韩《三国志补训诂》(八卷)、洪亮吉《宋书音义》、黄叔琳《史通训诂补》(二十卷)以及近人吴国祹《史记解诂》等。皮锡瑞说:“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疏解全经,在国朝为最先,有筌路蓝缕之功。”^[21]黄叔琳以明代王惟俭《史通训诂》为基础,删繁补遗,作《史通训诂补》,该本虽不及浦起龙的注释,但是在训解中“不甚改窜,犹属谨严”,起龙于知几原书多所回护……此书颇有纠正,差为胜之也。^[22]《史通训诂补》是清代《史通》注本中较有影响的一种,与浦起龙的《史通通释》各有千秋。

补注体史注

补注的特点是前列数家或某家之注释,然后加以补充,

包括前注未注释和需要注释而语焉不详或有误者。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凡例》中说:“书名补注,但论事实,以资检阅”,补注一般以“补”字表明。钱坫《史记补注》百三十卷,详於音训及郡县沿革、山川所在。……新猷注地理志十六卷,《汉书》十表注十卷。^[23]清朝史书补注著作非常多,详见表三。

在众多的史书补注作品中,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成就最高。王先谦《汉书补注》,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有六十七家之多,不但搜罗广泛,备寻各家之说,而且考证也较为翔实,是为后世学者公认的继颜师古注《汉书》之后的又一次《汉书》注释之集大成之作。有人认为王先生之优点,自己创见并不多,排比较讎之役,且多假手于他人。但以本书引证本书,予初学以极大便利。^[24]王先谦作的补注,先列颜注,再以“补注”字样标明所补,补注所引书目达四十七家,其补注的特点是排列种众说,述而少断,与颜师古注《汉书》“断截众流,自出心裁”的性质大为不同。王先谦《汉书补注·序例》中说:“国朝右文兴学,精刊诸史,海内耆古之士,承流向风,研究班义,考正注文,著述美富,旷隆往代。但以散见诸书,学者罕能通习。先谦自通籍以来,即究心班书,博求其义,荟最编摩,积有年岁,都为一集,命曰《汉书补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被广为传诵,刘节说:“王氏所做补注、集解著作,都是注书中标准的著作,他能把各家的优点表达出来,而同时又能注意到为原书服务的精神,使新校注既完备,又扼要。”^[25]惠栋的《后汉书补注》也是补注著作中的荦荦大者。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以补充裴注之遗漏,“皆参校异同,颇为精彩”“皆足以资考证,故书虽芜杂,而未可竟废焉。”附录的《诸史然疑》大致订讹考异,所得为多,于史学不为不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女学者王照圆的《列女传补注》。王照圆字婉伧,山东福山人,郝懿行的夫人,又是郝懿行学问上的诤友。与郝评经论史,遇观点相抵牾时,每常争论竟日。有“高邮王父子”(王念孙与子王引之)、“栖霞郝夫妇”之称。^[26]当时学者武进臧庸为《列女传补注》作的序中说:“诠释名理,词简义洽;校正文字,精确不磨,贯穿经传,尤多心得。”

总之,清朝学者的史注是清代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毓黻先生说:“清儒长于考证,喜事比辑,故补阙、注释、合钞、辑佚之史,独多于往代。”^[27]史注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清朝的学术动向和学者严谨的治学精神。

参考文献:

[1][27]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表 三

著作	卷数	作者	备注
史记补注	一	方苞	
补史记注	一百三十	钱坫	
史记扁鹊仓公传补注	八	张骥(近人)	
汉书补注	一百	王先谦	
汉书补注	七	王荣商	
汉书补注补正	六	杨树达(近人)	
汉书律历志补注		倪景曾	
汉书律历志补注	四	刘岳云	
汉书地理志补注	一零三	吴卓信	
汉书西域传补注	二	徐松	
汉书百官公卿表补注	一	龚景瀚	
汉书艺文志方技补注	二	张骥(近人)	
后汉书补注	二十四	惠栋	
后汉书注又补	一	沈名彝	
后汉书补注续	一	侯康	
续汉书律历志补注	二	钱塘	
后汉书大秦国传补注	一	陈运溶	
后汉书华佗传补注		张骥(近人)	
三国志补注	四	沈钦韩	
三国志补注	六	杭世骏	附《诸史然疑》一卷
三国志补注	六十五	赵一清	
三国志补注续		侯康	
五代史补注		钱师征	
五代史记补注		彭元瑞、刘凤诰	
世本补注		张澍	
左传补注		惠栋	
春秋左氏传补注		沈钦韩	
春秋义补注	十二	杨方达	
国语补注	一	姚鼐	
战国策补释		金正炜	
列女传补注		王照圆	
山海经广注	十八	吴任臣	
元史历经补注		梅文鼎	
郭太守历经补注		梅文鼎	
回回历补注		梅文鼎	
西域天文书补注		梅文鼎	

2000: 246, 258.

- [2] 赵尔巽.清史稿·唐景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3] 魏节山.江南文献话葵园[M].
- [4]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四传纠诂[M].上海:上海书局,1965.
- [5]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史记疑问[M].上海:上海书局,1965.
- [6]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三国志辨误[M].上海:上海书局,1965.
- [7] 浦起龙.史通通释举例·二科三别[M].上海:上海书店,1988.
- [8]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尚书集解三国志辨误[M].上海:上海书局,1965.
- [9] 郑玄.六艺诂[M].
- [10]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1][26] 赵尔巽.清史稿·郝懿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2][14]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禹贡会笺[M].上海:上海书局,1965.
- [13]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竹书纪年统笺[M].上海:上海书局,1965.
- [15][19] 皮锡瑞.经学通论·论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乔今文尚书经说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4.
- [16]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尚书稗疏[M].上海:上海书局,1965.
- [17]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古文尚书冤词[M].上海:上海书局,1965.
- [18]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M].上海:上海书局,1965.
- [20]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尚书七篇解义[M].上海:上海书局,1965.
- [21]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读左补义[M].上海:上海书局,1965.
- [22]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史通训诂补[M].上海:上海书局,1965.
- [23] 赵尔巽.清史稿·钱坫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4] 陈直.汉书新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 [25]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M].郑州:中州书画社,1992: 348.
- 作者简介: 刘治立(1965-),男,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